

哑叔的“长城梦”

我父亲的弟弟是个聋哑人,我称他为“哑叔”,他自幼就生活在一个无声的世界里。哑叔出身贫苦,新中国给他带来新生,记得1976年,敬爱的毛主席等三位伟人相继逝世,当时哑叔面对着毛主席像,悲痛欲绝摊开双手,这简明的手势表达了他对伟大祖国和老一辈革命家的深厚感情。

哑叔由于聋哑,从没有机会去外地。平时他只能在电影电视中“游览”外面的精彩世界,尤其看到那雄伟的长城,他都会用兴奋的眼神和简单的手势一次次传递给我们他的向往之情。因他对长城的渴望与期待,于是我决定就近陪他游览一次临海的江南长城。

那是1999年国庆节,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,在这个很有纪念意义的日子里,我陪着71岁的哑叔乘坐公共汽车,踏上他期待已久的旅程。

去临海的路上要经过几座大山,当汽车缓缓驶入隧道的那一刻,黑暗瞬间笼罩了四周。从未见过隧道的哑叔眼神中明显闪过一丝好奇和紧张。他的身体微微向前倾,目光紧紧盯着前方。我感觉到哑叔的心跳似乎也随之加快,他的手情不自禁地抓紧了座椅的扶手。

随着隧道中的光线渐渐亮起,哑叔的神情逐渐放松下来。当汽车驶出隧道,重新迎来光亮的那一刻,他的脸上绽放出了灿烂的笑容。哑叔转过脸来,用手势向我表达着他内心的激动和惊喜。那一刻,我感到这次穿越隧道的经历对他来说,也是一次独特而又难忘的感官之旅。

国庆节那天,普天同庆,欢乐的人们手拿小红旗结伴出游。当我们来到江南长城脚下,哑叔的眼中闪烁着无比激动的光芒。他用手轻轻抚摸着古老的砖墙,仿佛在感受着历史的脉搏。我拉着哑叔的手,用简单的手势和肢体动作向他描述长城的雄伟和壮观。虽然我俩的交流有些艰难,但我能从哑叔专注的眼神中感受到他内心的触动和喜悦。

我们沿着石阶一步一步地向上攀登,汗水湿透了我们的衣裳,但哑叔始终保持着的坚定的步伐。

哑叔被城墙上的垛口、瞭望台等建筑物深深地吸引。我们登上了烽火台极目远眺,远处的山峦连绵起伏,与长城相互映衬,壮丽的景象尽收眼底。

这时,我们遇到了一群手拿小红旗、胸前佩戴红领巾的小学生。他们得知哑叔是个聋哑人时,都投来友好的目光,并向哑叔招手示意,哑叔不时地点头回应。他像一个兴奋的孩子一样,脸上绽放出了灿烂的笑容。

那次,我们虽然没有游览北京的长城,却也了了哑叔多年的“长城梦”,此行成为哑叔生命中一段难忘的旅程。

那个国庆节,和哑叔同游长城,不仅让我们领略了祖国的壮丽山河和悠久历史,更让我们感受到了祖国的繁荣昌盛。此游已过去25年了,但它永远成为我和哑叔心中一段珍贵、美好而难忘的回忆。

江有来

中国画里的村庄

最近几年,国庆假期,各大景点游客爆满,买票排队都要几个小时,我们不到大景点凑热闹,在假期寻一处清静地,让疲惫的身心放松一下。前年的国庆期间,我和先生来到了一处清静地——三门横渡的东屏古村,这里有着“中国画里的村庄”的美誉,是天然的山水画廊。这村庄因东坑山形似一座帷屏而得名。

车停在村口,村口路上插着彩色的旗,洋溢着节日的气氛。我们在窄小细长的小道上蜿蜒而行,眼前豁然开朗。好开阔的一块空地。在这块空地尽头,一面石头墙无规则地叠放着,富有诗意。黛青色的瓦片,鹅黄色的石头墙,三十来盏红灯笼,柔和地搭配在一起,颇为养眼。墙上直立排着几个竹团箕,每个竹团箕横排着。大的竹团箕上贴着几个红色的字“中国传统村落”。比横排大一倍的竹团箕是竖排着,竹团箕上贴着“东屏古村”几字。来这里的游客喜欢在这里拍张照片留念。

沿着石子铺成的路向前走,便能看见一条小溪自西向东流过。这条溪叫吞里溪,呈一字形横卧,将古村分为两半。溪水不多,但很清澈。据说,这条溪很神奇,终年不枯竭也不涨满。架在溪上的石拱桥,叫“平安桥”,也称“风月桥”。村里的老人告诉我们:凡是村里人结婚,新人必须走过风月桥才会承认这门婚姻。

正在我们将信将疑时,一群人迎面而来,其中一人穿着大红龙凤褂,戴着一顶大红伞,她们经过这座风月桥。向前走去,我们目光追随着她们远去的地方,不远处有一户人家,门口贴着喜字,聚集着许多人,看来是这户人家在国庆假期娶新媳妇了。原来真有这样的事。

我站在桥上看,沿河边的老房子,老旧的门板、玲珑的花格窗,青石板铺成的小街,临溪横恣古意的老树,这些都是那么古朴。门前坐着上了年纪的村民,他们闲坐在小板凳上择着菜,惬意地享受慢时光。

风月桥的外面就是陈氏祠堂,陈氏宗祠建于清乾隆年间,祠堂台门上粉彩有点剥落,但木雕很精致,显示了曾经的辉煌。祠堂是一座中轴对称的四合院落,门楼与戏台相连,两边设厢房。祠堂内,正厅既庄严又沉郁,廊柱油漆剥落,斑斑驳驳,这些都证明了这里深厚的历史。

从戏台的侧面向上走,走在木楼梯上,因楼梯老旧,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,我深怕楼梯断了,屏住气息踮着脚小心翼翼地走。楼上,五六间房子连在一起,摆放着一些凳子桌子。站在二楼,光影透过窗,打在木地板上,打在我的身上,将影子拉得好长好长。

祠堂里坐着几位七十多岁的老人,看见我们走进来,抬起浑浊的双眼迎向我们,古铜色的脸上笑意徐徐展开,那一道道皱纹更加明显。一位清瘦的老伯看我们背着相机,站起来问:“你们是记者?国庆节过来采访吗?现在很多人出去游玩了。你们要采访最好到冬至那天,这里每年冬至都要祭冬,那是最热闹的时刻。”我们笑笑点头。老人看着我们点头,开心地笑了,露出了两颗烟黄的大门牙。

沿着小石子铺成的路,我们走进四合院。四合院的道地很有特色,大大小小的道地或方或长。这些四合院曾经住着有血缘关系的大家庭。下新屋道地、老屋道地、上新屋道地等五个道地曾经串联着老房子和弯曲的巷道,也连起了村里的所有人。这些道地珍藏着许多现代人不得而知的故事,期待有缘人揭开神秘的面纱。

夕阳的光辉洒在老旧的建筑物上,从破败的屋顶漏下来,打在石板上,变换着各种影子。光影里泛着尘埃,上上下下悬浮着,飘荡着。我们在一个过道上拍照,光影悄悄爬到我的头上,头发染成了黄色,泛着光。

国庆假期,我们选择了台州的古村落,在这清静地,放慢脚步,享受慢时光,放空自己。

王凤仙

编者:

一段旅程、一次圆梦,一只猫,其中的差异有点大,但这次,TA们因“国庆”相聚于此。

今天是举国欢庆的日子,或许你正奔赴美好的目的地,或许你在陪伴亲爱的TA,或许你仍坚守岗位。今天,你见过的人,经历的事,终将成为回忆的一部分,而“国庆”,将为这段记忆留下坐标。

祝大家国庆节快乐!



国庆呢

国庆是一只土生土长的中华田园猫。捡到国庆的时候,老张正在厂里装货。

老张开了一家眼镜厂,虽说是老板,三天两头还总要抽空做点力气活。其实前两年的老张不是这样的,那时老张的事业正是巅峰,不料一场变故让厂子连着歇了两个月。等到老张重新回到厂里时,大沓大沓的订单即将误期,一众工人也已经两个月没领工资了。偏偏老张还是个事业型,三十好几了还没有成家,厂里和家里的大小事情都需要他亲自操心。

于是就有了那一天,一只橘白相间的小猫崽鬼鬼祟祟地钻进了运输车的轮毂里头,恰好被老张发现了。也幸好在场的是心细的老张,否则车子一发动,小猫性命难保。

老张匆匆把嗷嗷叫唤的小猫抱到办公室的沙发上,拆了一根火腿肠丢给它。他走的时候没关门,意思是小猫吃饱后去留自由。好笑的是,等他忙完回到办公室后,却发现散了一地被咬得破破烂烂的火腿肠包装袋,柜子门不知怎么的居然敞开着。

老张见小猫聪明又可怜,心一软,将小猫带回了家。

老父亲年轻时也养过猫,连连称赞小猫品相正,骨架结实,就是瘦了点。他从前是当兵的,大半辈子都在国徽下为人民服务,于是给小猫取名叫国庆。此时夏天刚过,正处于不冷不热的季节,距离国庆节还有约莫一个月时间。

国庆很快就习惯了在老张家的生活。但它有一个说不上好坏的毛病,就是不爱被人盯着,仿佛置身他人视线会使自己落入什么险境。因此每当老张工作回来想给他喂点什么时,连它的影也瞧不到。

老张呼唤许久未果,便问父亲国庆在哪。老父亲也找不到它,但久而久之,父子俩居然同时养成了一句近乎于“吃了没”的口头禅:“国庆呢?国庆呢?”

国庆当然不会逃离这个吃喝不愁的家,它总是在家中最安静的时候悄悄出现,擅自扒点美味或者叼走一些有趣的小玩具。可能是一张餐巾纸,也可能是老张找了半天的一串钥匙。但它也并非一无是处:自从国庆住进来,老张家再也没有出现过蟑螂和老鼠。父母开始照顾小猫后,精气神都好了许多。

还有个笑话。老张因为做生意,家中常有人做客。于是当父子俩下意识说出口头禅时,客人总是摸不着头脑,只说国庆还早呢,还早呢!

总之,国庆的到来让老张家热闹了不少,老张也更放心在外打拼了。

然而不知哪一天起,国庆真的失踪了。老张把家里翻了个遍也找不着,便贴了寻猫启事,但全无效果。老父亲安慰他说,猫出门玩个十天半个月是常有的事情,玩累了或者饿坏了就会回家。说是这么说,大家依然时时为国庆感到担心。有几次老张出差打电话给家里问候,憋了半天想不出话来,半晌后居然脱口而出:“国庆呢?国庆呢?”

国庆是在一个早上再次出现的,天知道猫是怎么找到办法进门的。它身上的毛粘满了乌黑的泥巴,头一回光明正大地端坐在沙发上等人起床。老张惊喜地将老父亲唤醒,连说国庆在这呢,在这呢!老父亲也很高兴,这时他忽然想到什么,忙打开手机看了看日期。10月1日,正是真真正正国庆节的日子。

“神了,这猫出门一趟,学会挑日子了。”老张嘀咕着,打开一袋猫粮倒给国庆。

“你懂什么?这是好兆头。”老父亲神秘地说。

“什么好兆头?”

“国庆又来了,一切又都好起来了!”

铁权